853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三十

射義第四十六

疏曰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二人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御侮克敵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

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為先爾○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有義然後以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為之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去聲此可以觀德行矣

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

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丁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

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曰觀盛德焉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失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失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貍首亡騶虞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主之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蚤者獺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

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皆貍首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奉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末往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

所以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

馬氏曰騶虞為節以至不失職為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蓋天子所貴者德教而已官備則德教有以行故以騶虞之九為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会之事則功成於一國至於大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家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暴亂之禍矣然騶虞一國之風而為節於天子采蘩諸侯夫人之詩而為節於士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詩者不以迹害理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疏曰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

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節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即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即以采蘩為節也。比謂與禮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而比投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謂此以最為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偕死。忘生之意也。○號曰。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則先與後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偕於亡者。謂身為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存在國內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偕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偕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延陵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若周官以其財養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

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国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骨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絶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所告訴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軍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則諸侯皆勉習礼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礼樂養之禍矣天子養其群臣至于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不用矣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

孔子射於矍音攫相去聲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音奮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去聲與去聲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矍相地名如堵牆言違繞而觀者衆也鄉飲之禮

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賁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爲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人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

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舉觶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守死善道之者言今此衆人之中有如此樣人否當在

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旄音髦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

僅音有存者

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

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勵有存者。蓋去者多而晉者

寡矣。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

自入。衆點之揚觶。但舉善者而晉之。則非其人者

自退。衆之言尚疏。點之言則愈密矣。馬氏曰。觀者

其衆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詢衆庶也。敗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

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人

已之親而與為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以

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圃之內者。而勵

者僅也。蓋公冔之衆語之以畧。序點語之以詳畧

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

則幼壯孝弟者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

所謂序賓以不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者。所謂序賓以賢也。蓋幼壯孝弟言其善

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者耋好禮則未至于道。旄

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

已。好禮不變。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去声也。繹者各繹

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

得爲諸侯

繹己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己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然也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之類○鄭氏曰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又司裘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著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鳲鳩鳲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呂氏曰張皮侯而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嚴陵方氏曰各繹己之志者若爲人子爲人臣

各繹己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內志正。內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爲人父者。所志在於爲父。故以所射之鵠爲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爲人父故也。所謂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繹己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大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藍田呂氏】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以謂之射侯也。○【朱子】曰。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弟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之。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紲地是也

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即學宮也。進爵紲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

先削地而後絀爵也【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在野。言宮則知其在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所爲王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讓曰絀地。知慶之爲益地也。○【長樂陳氏曰】先射於澤宮。以澤之士而習之。而射宮則在朝。是已能者陟。否者黜。此殺之所以爲有射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

之謂也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冊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藍田呂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寧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無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

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以飲則射畢矣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註為句

[蓋田呂氏曰] 仁者之道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為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己非中人之罪也至於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則反求諸人蓋不以為己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

反已之道焉爭者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陵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矢而獨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者爭辭乎飲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如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賢者持弓矢番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已非老者

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長樂陳氏曰】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此先何以後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如特牲先何以聽而射主樂而言也○【藍田呂氏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發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又曰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燕義第四十七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為聘所以致親也而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礼不得而廢焉近乎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明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卑莫不有恩以見其愛焉

不有愛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為燕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取內反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子忽反伍置其有司以

軍法治之司馬弗正（正音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修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修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太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藝而爲之進退焉○疏曰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

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者之言燕義。必先述其燕典卿飲之。凡以本其始而已。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新江李氏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富貴。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書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典夫干賞蹈利傭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卒。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鄉長馭遠。有如是哉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音敵之義也

爾與邇同南卿爾卿句絶大夫皆少進句絶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為敵自此以

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長樂陳氏曰】獻之者以示其相親而無嫌於褻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次大夫次小卿士庶子次就位是也所階之上所以為至尊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西者作成之地也面乎西則其地乃東矣而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之道能作成則有臣之道是諸侯者爲之而為臣使之而為君夫卿大夫豈其偶者耶此所以西面獨立而無敵者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為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為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逼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賓無所嫌疑也○【方氏曰】既曰為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長樂陳氏曰】位不辨則名不正名不正等不

別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為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為主而大夫為賓則礼相敵而有所凡矣大夫者知足以帥人者也使之為賓而不以卿言卿為賓而主之者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為其近君也凡為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膳夫為獻主而大夫為賓之意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

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

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莫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嚴陵方氏曰舉旅即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卿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下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中切於國君必各拜以明

君上發爵賜祿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臣或言君或言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藝民既有功則與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二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唯其取之以什一故繼之上用足而下不匱也什一為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夫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遥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上庶子以次上亦退立于阼階下西南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

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勝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後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勝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藍田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疎長幼貴賤賢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肩隨之異。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皂輿隸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乱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容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乱也

聘義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太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太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太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

釋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嚴陵方氏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二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

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賓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爲序。嚴陵方氏曰。介有三。上介。中介。下介。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下主君之尊。而使臣之卑。不敢與之抗禮。故曰弗敢質質。勤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

許乃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後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君使士迎于竟音竟大夫郊勞去声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君之拜也。其拜于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貺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 迎于竟則使士勞于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隨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拜貺者受所賜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侵言自下以陵上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吁既反）還（音旋）圭璋賄贈饗食（音嗣）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私以己禮物覿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饔餼者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爲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圭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綃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呂氏曰賓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擯有三者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爲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曰大

夫爲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擯之事故曰士爲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爲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所謂掌賓客擯相之禮是矣言上擯則知承之爲中擯矣是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國之君則曰覿者與君言卿臣言面同義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

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

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爲并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耻於相下而耻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爲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爲正之具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柴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耻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貴中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呂氏曰聘禮行人執圭璋以致命天下之寶無尚於玉君子以玉比德焉言重吾聘禮如玉之重且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典瑞所謂瑑圭璋璧琮以覘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饗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賜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

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餼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槀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

數也禮註云新從來芻從禾疏云新以炊爨故從采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爲有禮以制之故也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左丘天文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餼腥矣以殺

於使臣故也。蕪盛於饗饗盛於食食則一於饗
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
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石林葉氏曰〕
籩豆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
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燕與時
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
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
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
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
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

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
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
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
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
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
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

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
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

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
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
順治而國安也
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
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
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
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義
禮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

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爲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覿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聘之爲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之寮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寮以言其儀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修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朱子曰】按疏云此雖總結聘射然自酒清肉乾日莫成礼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碧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碧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碧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

音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音屈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字如尹字如妥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礪石似玉緝緻也栗堅皃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越猶揚也詘絕上皃樂記曰止如槀木瑕

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孚允皆信也○疏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爲物也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爲仁能剛則廉而不劌所以爲義能柳則垂之如隊所以爲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所以爲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爲智能彰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所以爲

忠孚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爲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爲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爲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爲地圭璋特達所以爲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爲道凡此皆精而爲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詩亦曰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察有食玉用其智也

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瑰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

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

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克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於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其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音紫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

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

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

蓋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義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爲父斬衰三年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嚴陵方氏曰天生特也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斬衰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制義者也

門內主恩故常揜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絶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爲君重服及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

是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耳 [廬田呂氏曰] 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故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故爲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此君之服以義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三日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添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毀。謂瘠其身毀。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有過制。則傷生矣。鼓琴固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馬氏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爲母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程子曰。古之父在爲母服期。今則皆爲三年之喪。皆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之宜服齊衰二年。外以墨衰終月葬。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音檐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偃其髮反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既曰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叙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爲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禿者無髮女禿亦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

也。祖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祖也。踊是跳躍。跳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為親也。此云五日七日為君也

[蓋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申上文父在為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傴者不袒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蓋亡也

自三日不怠以至於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故曰恩之殺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

鶉鷃之鷃闇謂廬也廬用梁者所以柱稍也 藍田呂氏

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痛甚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痛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唯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手中者也有如是之降殺聖人因降殺而致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自天子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賢者先王之礼隆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必

善喪聞而廢礼所由興故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

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知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山陰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間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二年而祥比終滋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一說。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周制爲四制之首故也

[藍田呂氏曰] 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二。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悌弟貞婦可得而知也。則怛痛疾悲哀志慮。非仁者之篤於親。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宜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

1308

禮記大全三十卷終

禮記一套以陳澔集說之邀為之訓点

遠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853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